



# 小康人家

准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7-25-11

电影文学剧本

小康人家

李准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8·北京

## 内 容 说 明

这个剧本通过农民王小安家庭婆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农村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小安的新媳妇刘春妮是个贫农出身、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人物，不论在娘家，在婆家，她都处处先为农业社的利益打算。小安的多、妈是富裕中农，他们顽固地保持了“处处先为自己打算”的旧思想。小安妈希望家中人多花些劳力在自留的果园里，把吃不完的余粮堆在家，却要向国家买粮食，还害怕小安受到春妮的影响。可是在新的农村，这种自私自利的小农思想是站不住脚的，在春妮和周围群众的不断影响下，在村里举行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教育下，小安一家人都有了显著变化，小安妈最后也愿意把自留果园入社，用积极的态度拥护农业社。作者用细致的笔触和鲜明的色彩，描写了小安家庭的思想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许多农民所经历过的。从这里看出愈来愈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无坚不摧的力量，正在改变着农村的面貌。

## 小 康 人 家

李 准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会馆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6}$  · 印张  $1\frac{1}{2}$  · 字数 44,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册 定价: 0.15元

统一书号: 10061·97

## 第一章

字幕，旁白：“陌桑田千里，耕織百万家。”

画面上出現一个山坡下临小河的村庄。（鳥瞰）

旁白：家——，多少个家啊！……

旁白：在中国，有一万万多个农家。……

画面上出現一列农民家庭的大門，柴扉，木柵栏。

旁白：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个农家都象鼓满了风的帆，在迅速的变化着，前进着，在前进的每一个迴旋波浪中，都包含着斗争和欢笑，都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画面停留在一家颇为不坏的小黑漆大門前。

大門上貼着一副褪了顏色的对联：“一元二气三阳泰，四时五福六合春。”門額上貼着“小康人家”。

它化作了影片的名子。

## 二

小黑漆大門吱呀的一声开了。

从大門里走出来两个人。为首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中等身材，圓圓而紅潤的脸，眼睛很秀美，柔軟的长髮向后边梳着，穿了一身中式新夾衫褲，脚下是一双嶄新的籃球鞋。他叫王小安，今天是他和他舅舅去相媳妇的。他們是过去訂的亲事，正象現在农村很多青年处理这样婚事一样：彼此見見面，互相談談，双方滿意了就結婚，不滿意就吹。

跟着他走出来的是他的舅舅，有五十多岁年纪，有几分冬烘气，一般农民打扮，也穿了件新夹袄，提了个篮子，篮子里放着两包糖果礼品。

他们刚走出大门，门里忽然喊着：

“小安哪！你站一站！”随着声音闪出来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衣服穿的很干净，长眉毛，细眼睛，说话声音响亮、利落。这是王小安的妈妈，她有个浑号叫“全知道”。

她走到王小安面前，从他的袄上揀掉两个线头往嘴里填着，一面交代说：“到那里，学得尊贵大方一点、人家家里都是很进步的，听说闺女还是个积极分子，可你也别怕她！该问的就问她，看她有什么意见没有。……”王小安带点稚气地抿着嘴听着，他舅舅神气十足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我们两家老几辈都是相好，她家和咱家还是老亲戚，她爷……”“全知道”说：“你不笨吧？我全知道。”舅舅说：“你又全知道了。”“全知道”这时又改变口气对小安说：“是呀，到那里多听你舅舅的。”她说着整理着小安的前襟，又掂了掂领子，最后端详了一下，自己满意地说：“哎！去吧，我看她挑什么样的女婿！”

· 遠 ·

### 三

春天，村郊一排杨柳树下，一条小河淙淙地流着，在河源上的夹谷中，一个小型水库的土坝正在建筑着。

随着幽扬的打夯歌声，画面上出现了水库工地上的劳动人群。有人在山脚前挖着土，有人用木车推着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在坝基上有六路石夯在有节奏的起落着，打夯的人有的是年轻小伙子，还有穿着花衣服的姑娘们。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姑娘在拿着广播筒喊着夯歌。

这个姑娘有二十来岁年纪，黑黝黝的脸上闪着健康的光泽，两条乌黑的眉毛，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略带愁气的天真泼辣表情，身材修长健壮，动作轻捷灵活，从她时常故意抿着的嘴

唇和高高的鼻子来看，她是个利害的、乐观的姑娘。

这个姑娘叫刘春妞，她就是王小安的未婚妻。

春妞在唱着幽扬的夯歌，大家和着：

高高抬呀，嗨哟！杭唷！

重重放呀，嗨哟！杭唷！

修成大水库呀，

从今不靠天呀。

征服大自然呀，

粮食堆成山呀。

牛羊满山跑呀，

池塘鱼乱窜哟……。

“休息一会儿。”春妞喊着。这时从村子里走出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叫小年，是春妞的弟弟，他站在路边一棵树下喊着：

“姐姐，妈叫你快回来，人家快来了。”

春妞故意生气说：“听见了，你先回去。”这时一个县妇联女干部说：“春妞，你回去吧，人家来了你就回去看看。”一个小伙子故意问：“春妞，谁快来了？”

“人哪！你管不着。”

“啊！我知道是你女婿来相你了！”小伙子调皮地说着。大家笑起来，春妞说：“就是呀！怎么样？”小伙子又调皮地说着：

“那怎么样！”他学着吹喇叭的样子，“的的噠，噠噠的！新媳妇娶到人家家里！……”

“你再喊我撕你的嘴！”春妞跑过去，小伙子跑起来，他跑着喊着：“啊唷！春妞真的是要当新媳妇了。”春妞赶着他跑着，跑到壩下一棵大树跟前，这个小伙子脱了鞋就往树上爬，刚爬了一截，被春妞拉住腿拉下来。小伙子笑着喊着：“春妞！春妞！我不敢了！”春妞笑着拾起他的鞋子往他嘴上掩着说：“给你戴个口

罩，罩住你这个嘴。”小伙子掙脫着。

这时，春妞的媽媽从村子里走出来，她有四十多岁年紀，朴实清氣，小年对娘說：“媽，我姐姐和人家在打架。”春妞媽媽喊着：“春妞，你还不赶快回来！”她走过去說：“死妮子，人家都快到了，你还不快回去？頭髮弄得象鷄窩。”

“誰快来了？”春妞故意說着，小伙子乘机掙脫，笑着跑了。

“誰？”春妞媽媽瞪了女兒一眼，这时从她們眼前走过另一个小伙子，他打趣着說春妞：“小組长，今兒是个啥日子？”春妞鋒利地說：“你說啥日子？吃三頓飯日子，太阳从东边出来的日子！”

“嗨！嗨！”小伙子走过去又故意說：“不怕你利害，到婆家有人制服你！”

“你放屁！……”春妞喊着說了半截，媽媽瞪了她一眼，她伸了伸舌头不說了。媽媽說：“那么大了，还是和小孩子一样，快跟我回去。”

#### 四

村街上，兩間新的小瓦房，左边是个小大門樓。在大門上貼着的門联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常念解放軍。”这是春妞的家。

在临街房的里間里，春妞在对着鏡子梳着自己那两条又粗又短的辮子，媽媽在收拾着屋子嘟囔着：“我看你将来到人家家怎么办，整天象放野馬一样，听说婆婆还是个爱挑眼的人！……”媽媽說着，春妞伏在窗子的一块玻璃上，不时地往外边望着，她好象沒有听见。

媽媽又說：“哎！我真替你担心……”春妞漫不經心地說：“媽！我不怕她！要不咱就跟他家吹了！”媽媽說：“哎！老几輩都是好来好去，沒大問題，还是成了算了。听说人家那孩子还不错……”她正說着，春妞說：“媽，他来了！”

王小安和他的舅舅从街口轉出来，王小安到丈人家門口，有点

害羞，低着头，他舅舅領着他一直往春妞家走着。正在這時，街上忽的一下窜出一條大黃狗，跟着王小安扑上扑下吠起來。小安吓的“哎呀！”一聲就往一個車棚下跑，他舅舅慌忙去擋，把個籃子也撞掉在地上。正在這時，屋子里玻璃窗下的春妞突然格格格地大笑起來，她笑得那樣响，急得他媽媽几乎要去捂住她的嘴，媽媽說：

“死妮子！人家聽見了！人家來了！”可是春妞極力忍也忍不住，依然在呵呵地大笑着。

## 五

在春妞家的小院子里，春妞的爹和小安的舅舅在談家常。春妞爹爹一條腿有病，他嘆息着說：“你知道，我這條腿有病，家里多亏了春妞這個丫頭。她從小到大，頂我一個男孩子干活，現在入了社，社里又离不开她，反正孩子們大了，也總得出嫁吧！”

小安舅說：“你放心吧親家，閨女到俺妹子家和自己家一樣，我那個外甥也是好樣的……”

在臨街房的外間，王小安由春妞媽媽領着走進來。

王小安端正筆直地坐在一張桌子前，小年端進來兩個盤子，盤子里盛着花生米和柿餅。小年放在小安面前，小安悄悄地斜視了一眼。

春妞媽媽到里間領春妞出來，小安又緊張地筆直坐着，春妞看見小安，忽然想起狗咬的場景，她又不住笑起來，媽媽瞪了她一眼，對小安說：“你們說話吧，我做飯去。”小安答應着，春妞媽媽輕輕地退了出去。

春妞這時背對着小安，用手捂着臉小声笑着。她好象一看見他就要大聲笑出來，王小安挪了挪身子，只得尷尬地筆直坐着。

春妞笑夠了，她扭過頭看着小安，小安也正在羨慕地看着她，他為春妞的漂亮和天真惊呆了。

“我見過你！”春妞親切地說，她並不害羞。



“嗯！……”小安嚥了口吐沫沒說出話。

“是在你們學校里過新年演戲那天，”春妞走過去，坐在桌子旁說着：“你扮了個書童。我們社里好幾個姑娘都去看了，她們都說你演得好。”

“我不是老扮書童，我還扮過許仙，我還會拉二胡。”小安好象熟了。

“嗯！你們家什麼時候入了合作社？”

“去年冬天才入社。”

“聽說你媽媽很利害，还很落后。”

“不，我媽媽很好。”

“你怕她嗎？”

“不怕，是我爹怕她。”兩個人象認識很久的戀人一樣，親切地談起來。

## 六

林蔭路上，小安和舅舅高興地往回走着。他們走近一條小河，來到一座小橋上。舅舅問：“小安，怎麼樣啊？”

小安說：“舅舅，那姑娘笑得好看極了！”

舅舅說：“哼！我問你人家怎麼說的？”

小安說：“她說她見過我，看見過我演戲。”

舅舅繃着臉說：“我問你人家同意不同意？咱來幹什麼來了！”

小安楞了一下：“啊唷！我沒有問啊！”他說罷扭頭就跑，舅舅在后邊叫着：“小安！小安！……”

## 七

王小安的家里，小安的爹王象正在糊着門窗，貼新對聯給小安準備結婚。

王象有五十多歲年紀，細高個子，背有點彎，長長的下巴下長

着几根稀稀疏疏的黄胡子，看去老实温和，有时却也透露出几分世故。

他翻看着新的大紅喜联，又走到里間屋子里，“全知道”正在从屋子暗角的一个箱子里向外倒麦子，这是他們家藏的粮食。

王象：“你打算磨多少麦子？”

“全知道”：“磨五斗。咱弄的排場一点，孩子們一輩子的事。”

王象：“不怕人家說么？春正月时候，咱这么多麦子！……”

“全知道”：“不要紧，我去社里叫他們发点購粮証，遮遮大家眼，咱过一場事，总得批点。”

他們正計議着，院子里有人喊着：“孀子，給小安結婚都准备好了吧！”这是社长辛玉兰。王象急忙說：“社长！”“全知道”笑容可掬地走了出来。

“全知道”：“你来了！社长，哎哟，你兄弟這場喜事可真叫你費心了！”

辛玉兰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她看去厚誠、风趣、能干，她抱着个孩子，她是来看看这家社員办喜事安置得怎么样。

辛玉兰：“不缺什么吧？”

“全知道”：“也沒有安置什么，現在过喜事也不兴吃吃（奢侈）乱費（浪費）了……”

辛玉兰：“是奢侈、浪費，孀子。”

“全知道”：“哎！就是，我全知道，本來說一个客也不待，可是这是孩子們一輩子事呀，还有他妹子家，姑姑們都要来。”

辛玉兰：“大家生产都很忙，还是簡單点好。咱本村子里一个也不要待，我叫他們来帮忙就是。亲戚既然要来，你备两頓飯也就行了。”

“全知道”：“社长真是清楚人。可就是这个粮食，你知道，今年春天我一点細粮食也沒有了。”

王象在貼喜联，他扭过头接着說：“我們家里人都吃的多，过

罢年我就沒有吃过麦子。”

辛玉兰笑了笑：“家里么！也不能說沒一点了，一个村子里誰家瓦罐有多少米，还能不知道！鐺子不比別人，鐺子是个会打算的人。过一場喜事么，社里可以給你們少批一点。”

“全知道”急忙笑着說：“社长！他嫂子，你真是个明白人，你心里怎么那样清楚，你就象个玻璃人一样。”

辛玉兰又問：“喜日子就是决定在后天嗎？”

“全知道”：“哎，就是，这可真叫你操心了。”

辛玉兰：“后天早上还积肥，上午我們就来，不用叫了。”

“全知道”忙說：“就是，好啊。”

## 八

一張大紅喜字貼出来。（特写）

嘯呐吹起欢乐熱鬧的曲子，爆竹响着，看熱鬧的人拥塞着街心。一頂花轎从人群中抬向春妞家的門口。

几个年青姑娘和媳妇在劝着春妞，因为她看到小安家抬来轎子，吹着嘯呐，并且听說还要按老风俗拜天地，她恼了，急得周围人在轉圈。

春妞說：“我不去了！他这家子人这么老封建！我不坐那个轎子！我不去了。”

春妞媽說：“死妮子！你早一点不說，現在一碗水潑到地下了，你又鬧起来了。”

春妞：“反正我不坐轎！”

妇女甲：“既然人家訂了，就坐吧！”

妇女乙：“錢他也花过了，就坐着去吧！”

春妞：“我不去！还要拜天地！”

妇女甲：“和他舅舅講講，就說新人不拜天地……”

春妞的村子里一个中年人和小安的舅耳語着說：“新娘子不拜天地，要不就不上轎！”小安舅急忙点着头說：“是！是！”他象

煞有介事地大声吩咐着和他同来迎亲的王銀发說：“你赶快回去，就說我說了：把天地桌撤掉，換挂上毛主席象！”

“是。”王銀发象飞一样的走了。

門外，噴呐正吹得有力。人們拍着手；欢呼着，吹噴呐的人滿頭是汗，正搖着头吹着“百鳥朝鳳”曲子。

屋子裡，住在他們社的那個婦聯女幹部在勸着春妞，她說：“去還是要去，她家庭落后，我們要改變它。你愛小安，就要愛他的家，愛家就要首先把它改變過來，不能拋開它不管。”她拿出一張信紙說：“給你，這是你團的關係介紹信。”

花轎離了地，春妞撇着嘴在轎子裡坐着，他神色自若，並不害羞。孩子們擠着看着，老婆婆嘆息着。

花轎經過一座小橋，抬轎子的一個小伙子說：“這新媳婦也不哭！”另一個說：“嗨！哭什麼，好事！”

“壓你們的輕！”春妞沒好氣地說着。

“好利害！”一個小伙子說。

“沒見過！”另一個小伙子說。

花轎進了村子。花轎到了小安家門前。

## 九

小安家的院子裡，小安的妹妹小娥叫着“全知道”：“媽，我哥哥戴的花呢？”“全知道”忙亂找着說：“你婆婆拿着。”小娥婆婆把一朵紅花拿過來給了小娥，小娥拿到堂屋裡給小安戴上。

噴呐吹奏着，人聲沸騰着。院子正中放着一張桌子，桌子上擺着毛主席象，新郎新娘並排站在桌子面前。

小安舅舅恭恭敬敬戴着眼鏡看着一張紅紙上的字喊着：“新郎新娘向革命領袖毛主席鞠躬！”

春妞偷偷地抬頭，看了看桌子上挂的是否是毛主席象。

小安鞠躬，站在春妞身邊的小娥，扶着春妞小聲說：“行禮，嫂嫂。”

春妞鞠着躬。舅舅又念着：

“新郎新娘給父母來行禮。”

王象和“全知道”喜迷迷地走過來，站在桌子兩旁，“全知道”得意地挺着胸站着說：“算了吧！自己孩子！”春妞悄悄地撇着嘴帶着敵意地看了她一眼。

## 十

黃昏，新房里，小安和春妞在對面坐着。一支紅臘燭把新房照得通亮。

小娥端進來兩盤菜、一盤饅頭，讓他們吃飯。

窗下，一大群姑娘和孩子在“听新房”。他們擠着扒在窗子前，屏着氣。有的個子小就踩在另一個的肩膀上往里边看着。

小娥勸着說：“嫂嫂，你吃吧，去年冬天我結婚的時候，我害羞沒有吃飯，餓了我一天，可把我餓壞了。”她笑着走出來輕輕地掩上門，却調皮地也站在門外听着他們說話。

小安看見小娥出去，悄悄拉了拉春妞的衣服說：“你吃罷，明天就變成窩窩頭了！”窗外的姑娘們笑起來。

春妞突然也暗笑起來，她急忙伏在桌子上。

小娥在門外也捂住嘴暗暗地笑。

孩子們騷動起來。

“現在里边干什么？”一個被踩肩頭的孩子在下邊問，上邊的孩子往里边張望着說：“新媳婦在笑！”

“該我看了！”

“你別慌。”

“扑通”一聲，上邊的一個孩子跌下來。

在堂屋里，“全知道”、王象和小娥的婆婆在談論春妞。

小娥婆婆說：“親家呀！你們可真是娶了個好媳婦！人長的人品，看着也利落，將來你看吧，干起活來一定是一把快手。”

王象說：“親家，象咱這人家就是要這樣人，她只要有一把力

气。”

“全知道”慢悠悠地说：“人样子么，我看也不难看。我们这一道街的媳妇，我看着都还没有她这样子好看，人也怪老实，腼腆。姑娘们利害不利害、我只看她一眼就全知道了，她是个腼腆人！”

小娥婆婆：“就是，你这媳妇一定老实，听话。”

“全知道”：“听说在娘家还是个社干部哩，到俺这个社里，我还要叫她当个干部，朝里有人好做官，平常小安他爹是个大铜元，他没有一个心窟窿；孩子哩，是个软面叶，要不是我，他们在社里吃亏能吃死！现在，俺家也有个顶门面的人了。”

夜深人静，闹房的喧哗欢笑声渐渐消隐。

新房里，一支红腊烛燃剩半截，小安和春妞正在亲密地谈着话。

春妞打开箱子，取出两张新锄头和两张铁头，她笑着说：“你看，这是我爹给我赠送的东西，一样有你一张。”

小安看着说：“你爹想的真周到。”

春妞又问小安：“刚才来的是你妹妹吗？”

小安说：“是的。你喜欢我妹妹吗？”

春妞：“喜欢。她结过婚了？”

小安：“去年冬天结的婚，要不我媽会张罗着要給咱俩个赶快结婚！”

两个人深情地对视一笑。

春妞又看到新房里墙上挂着的一支胡琴就问：“这是你的吗？”

小安说：“是的，我在学校里学会拉的。”他说着从墙上取下来，慢悠悠地拉起来。

小安拉着二胡，春妞出神地听着。

两枝白白的苹果花出现在画面上颤动着。

## 第二章

### 十一

苹果花枝化作了苹果园。

苹果园中，苹果花开得一片银白，在浓密的花枝丛中，小安和春妞在一个井台上拐着轱辘打水浇苹果树。

这是小安家房子后边的一个苹果园，一共有八棵苹果树，两棵桃树。这个果园是这个“小康人家”经济活潑主要依据，也是“全知道”最注意经营的“家庭副业”。

按道理，这种小苹果园是应该加入合作社的，但是因为这个村子里队长赵炳彦也有七、八棵果子树没有入社，“全知道”就借着这个把柄留下自己的苹果园。

春妞穿的很漂亮，完全是新媳妇打扮；小安也穿的很新，两个人对拐着轱辘，不时对视着微笑着，表现出一种极其亲爱的淳朴感情。

“全知道”在离他们不远的一棵苹果树下改着流水的小沟，她看了看这一对青年人。春妞这时有劲地拐着轱辘，显出浑身是劲。“全知道”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井台上，小安满脸汗，他要脱衣服，春妞拉住他：“风挺冷的，你不要脱！”

小安说：“不要紧，我穿得太厚了！”

春妞：“你休息吧，我自己来拐。”

小安说：“那还行。”他又说：“自己家里活比社里活干着还累。”

春妞说：“我就喜欢在社里干活，不喜欢锁在自己家里干活。”

在一棵果树下，他們在休息，“全知道”在向他們講果園的来历。“全知道”說：“我來到咱家第三年，你大舅父來了……”

春妞向小安：“就是那天和你一塊去俺家那個老头？”

“全知道”說：“不是他，你大舅父死了。人家是念過農藝學堂的，他來了就說：‘二妹，我給你這後院栽幾棵蘋果，’又教了教我怎麼剪枝，澆水，我一學就學會了。你爹是個實心眼，他沒有學會。長到五年那年結蘋果了，頭一年就摘七担，一個村子里的果樹，都沒有咱家的好吃，他們不會收拾。不過頭一年就叫國民黨兵搶光了，到分家時候，你三叔死皮不要臉要來分這蘋果樹，我說這是俺劉家栽的，不是你王家東西，後來算是沒分走。入社時候……”

春妞說：“媽，咱這蘋果園怎麼不入到社里？”

“全知道”急忙說：“你看你這個傻孩子，可不敢這樣說。入社時候，我什麼都可以入社，就是要留住這幾棵蘋果樹，憨孩子，這就是咱的錢串兒！想吃什么，喝什麼就凭它哩。他們社里干部也提了几次，可就是隊長趙炳彥也有幾棵蘋果樹沒入社！反正是前有車，後有轍，他七棵，我八棵，大家理，小家起。”

“全知道”這一套話說得叮嚀上口，象唱京韻大鼓一樣，春妞听得呆了，這些話的內容，這些思想，在她——一個貧農的女兒，是壓根兒沒有听到過的，她皺起了濃黑的眉毛。

一個賣油條大餅的走過來，他喊着：“大餅油條！”

他走到“全知道”跟前，象對一個老主顧似地問：“今天几合？”

“四合。”“全知道”故意炫耀地在媳婦面前掏出了一大疊鈔票，又遞給了她一合代表家庭生活優越的“燒餅油條。”

## 十二

村子里，早晨，鐘聲響起來，一群青年扛着鋤頭，鉆準備去挖渠道，走到小安家的門口，有兩個姑娘跑着去叫春妞下地，她們兩個一個叫鴿子，一個叫水仙。



鴿子：“新媳婦！下地挖渠呀！”

水仙爬在窗口：“嫂嫂，起床了沒有，太陽照到你這個窗子上了！”

春妞從另一個屋裏跑出來說：“等一等，我們安個鋤把兒。”她說着小安拿出兩張新鋤出來。

鴿子：“呀！你們倆一個人一張！”

“全知道”從自己屋子裏走出來問：“小安哪，你們上哪兒啊！”春妞搶着回答：“媽，我們去挖渠，你在家做飯吧。”

“你今天不去吧！”“全知道”皺着眉頭說：“家里沒有一點面了，你套磨吧。這兩天我胳膊疼。”

春妞說：“你胳膊昨天夜里還沒有疼啊！”

“全知道”把眉毛一揚，看了春妞一眼說：“我昨天夜里睡落枕了！嗯！——”春妞：“落枕還不能磨一點。”“全知道”一皺眉喊着說：“小安，你在家套磨，能不吃飯！”她第一次在媳婦面前顯出威風。

小安无可奈何地对春妞小声說：“你在家吧？”說罢自己拉着鋤走出去，鴿子看了水仙一眼，兩個人撇着嘴也走了，水仙走出門学着：“昨天夜里我睡落枕了，哼——！”

春妞在院子里，她把鋤往牆上一靠，直挺挺地背着臉站在當院。她有些氣憤。

“全知道”在“教訓”她了，“全知道”說：“咱不希罕那點工分，咱不指望那個。去挖渠出死力。結果分他三個核桃二個棗！咱家有你爹當飼養員掙的工分就夠了。套磨去吧！”

春妞拿了一個簸箕一個斗，氣呼呼地問：“糧食在哪兒？”

“全知道”這時有意要買服媳婦的心，就往屋子間一指說：“你到里間看着。”

堂屋子間里漆漆地，到處放滿了盛糧食的圓、缸、口袋和衣箱。

春妞走了進去。